

唐書列傳第八十四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馬燧 燧子暢 燧兄炫 渾瑊 瑊子鎰 鎰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至左玉鈐衛
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
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
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
多智畧該涉群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
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逆
將向潤客牛廷珣拔其根柢祿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
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
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
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署秦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倔強恣睢所過或
虜掠廩粟供餼小不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賔介皆憚不敢行
遂自贊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授燧旗
幟為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左右廝役小違令輒殺之迴紇相
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
紇言燧得其情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分授疆土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
山以為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
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
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
人以守河陽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
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請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順署奏正武
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
殿中侍御史為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摠其

戶輸賦一稅之州人以為便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
民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
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
陽被邊署秦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
岐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
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行久之
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曆十
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
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
邀節制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不受
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
以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
以其還兵請為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
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耀選銳兵八千號為鐵狼軍燧獨

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寇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收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畧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以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曆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為節度使太原承前政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于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

之其年悅果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洺燧軍出嚙口兵未過險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洺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今日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

臨洛田悅悉軍復戰燧自將統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敗
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
賞還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李
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悅收合散
卒二萬餘人壁于汭水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
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芑將兵會之軍次于
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鑊鑊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
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
倉口與悅夾汭水而軍抱真與李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
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日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
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以破悅且來救是

可也交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
乃造三橋道逾汭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
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
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替師傍汭水徑趨魏州今日聞賊
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
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
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
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
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既勝諸軍還關合擊又大破之迫
汭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
卿安墨噉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
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閉門不納
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

以博州降悅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為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為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為一鎮以康日知為觀察使為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于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日燧與諸軍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使魏博貝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

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遁相推獎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敵數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悅汨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業所處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渚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

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待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遣使迎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于絳分兵收夏縣略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旒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伍百匹是歲天下蝗巨物

價騰踊軍之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遲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渾瑊諒是

服燧私謂叅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性累敗田悅
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
堡守將吳罔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
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
將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為懷光脅虜者皆捨之燧自朝
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
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辰台衛
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
見燧論至道或陳其鑿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
見燧法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
全等上書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
徒燧因詰勸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來裔良所
慙焉起予老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殿邦
之巨歎宸辰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

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觀之聞之矧
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
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
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
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摠集眾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
之口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求賢唯廣辯理惟
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
人立言為代作程譔譔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二曷云其輕承天子
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將害盈天
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
構遠竒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
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喜
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
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鞋纊塞耳含弘光大是

小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
圖寇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
誠斯言實于坐隅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
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
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
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
咨仄陋明啟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
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
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剋滅羣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
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棟爲梁蕩蕩魏
魏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經之以
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倚惟
才足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板築夾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
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讎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師

旅繁起政刑多失遘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戴我實惟勲賢內厭賡
續外摠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墜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
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
始功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傳克專耿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燧
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二年冬吐
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
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德宗以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
駱元光郭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次石
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熟
厚禮厚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
太原四月燧與論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
燧旣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
相尚結贊盟于平涼爲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
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

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于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勅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歎欬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問一月而燧薨察朝四日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為弔祭贈贈使冊贈大尉諡曰莊武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偽款而保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子彙暢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離散入

南山為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與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勅炫就第杖暢三十上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貨貨甲天下燧既卒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初為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蔭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卒

馬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為閬州刺

史入爲大理少卿建中初爲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爲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尚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渾瑊皇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爲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爲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年四十九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略特羅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旣而肅宗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

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賊拒戰於莫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州歸瑊餘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邊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燧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蕃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吐蕃入朝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二年吐蕃侵大

據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以
於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
軍州事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內支度管三等使其年復以崔
寧為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城為左金吾將軍兼左衛使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為賊書與
之乃賜城馬一匹并鞍轡錦綺二百匹
馬元帥計李希烈大開府幕以
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
署為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清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
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
泉以拒朱泚會謀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
至遊瓌等戰于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
持自卯至午殺傷頗其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
禦乘少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取為匠師

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
不絕城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
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
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城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若取乾陵北
過附使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
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出
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柏城以夜繼
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
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但令希全等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
此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曰志貞從
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
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為賊控銳而退
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
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眾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

休息輒遣人城外拮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
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闌官宴賜
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破在漏刻之頃
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
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
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
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上召城勦諭之令齋空
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
之士以當之兼賜城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
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城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
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城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
城背而遣之前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
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焚火次一日復下柴薪
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

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城得賊
賊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
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
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
濡沫格鬪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城二子官餘授
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
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
緝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
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城為
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
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城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纔入谷口而懷光
遣騎遽至城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

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城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城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尚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城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太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真官是冬望皇帝親郊吳

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異遠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爲李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公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州地多險惡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可會盟於原州上梨樹又請盟軍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軍使李光弼曰士氣壯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可會盟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人使官今遣侍中潭賦充盟會使五月吐蕃自靈州入朝詔授平涼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知爲判官城統兵

萬人詔華州節度使略元光以本鎮兵從城開月十五日城與結其
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城之東西散千四百人至城下各
軍相視何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城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
城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為遊軍纔至城所為蕃軍所執結贊又謂
曰請付中已下具衣冠劍珮城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以
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自幕後偶得
跡而奔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賊將辛榮以數百人
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
城判官鄭弁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支清朝漢衡
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
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于賊尚結贊至原州
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議之因怒城曰武功之捷吐蕃之力許以涇
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怨本城是盟志在擒城而已
金加待城將獻贊普既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

馬弁歸朝七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
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
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
日薨於鎮廢朝五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諡曰忠武賻絹布
四千匹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為廢朝應緣喪事所司準式支
給中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匹城忠勤謹慎功高不伐在藩方
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帝前位極將相無
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故深為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
子鍊鎬鐵

鎬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三州刺史軍政吏職有
可稱者及元和中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節度使任迪簡病
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
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為節度使鎬治兵
練卒頗有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

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墜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伐之。楚聞亂，馳入定州。鎬爲亂兵所劫，以至保露。楚旣整，戢於亂兵處，率歛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州刺史。歲餘卒。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爲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和初，出爲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賊貶棗州司戶。憲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爲棗王傅。復賜金紫，遷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勲臣子弟，豈可委以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從之。」三年，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咸寧之忠藎，各奮節義，爲時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發，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爲安，則李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槩匡君，再隆基構，克洽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唐傳列傳卷第八十四

唐書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 杞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 鎛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為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避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為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辯出爲虢州刺史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
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
隱机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
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紉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
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
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
陋兒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爲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
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
遂見殺惡顏直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
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
欲去之宰相張鑑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
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蔡請殺之廷玉既貶殿中侍
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爲詔旨請
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鑑善無伺杞

晝眠輒詣鑑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鑑語杞遽至
鑑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
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
爲驩州刺史鑑尋罷相出鎮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
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
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孽貶饒州刺史初上即位擢崔祐甫爲
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
理及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
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恒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
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
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
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
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
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

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
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榜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
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
萬貫文以徼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
無以遏即疾驅而歸計徼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
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筭除
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筭二十益加筭爲五
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筭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
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
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
於其家法旣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首不得半

怨黷之聲聳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
商戶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天
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讎德宗在奉天爲
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欲以爲
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
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
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
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
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
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衆屯便橋克
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
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遇赦移吉
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
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

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欬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肯德反亂天常播越變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諫官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寮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謹壅於上聞朝野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內外歡忻今復用爲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荅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

以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與迴宸睞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弃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翌日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相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悅勉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

元簡繁貞方緯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
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
勳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
薨後用為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為腹
心遂用為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
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時尚父子儀壻端王傳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
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
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
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
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
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關
詔志貞以神策軍拒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

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為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
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議喧沸言致播遷
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
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
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
西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為汜水縣尉遇東都陷
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
董晉辟為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為相擢為
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
令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齡不待詔
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為昭應令與京兆尹鄭
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為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叅侍
恩寵惡泌而佑延齡叔則坐貶為宋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叅尋

唐傳卷五
五
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
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鈎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
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
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
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其
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
奏請今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
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
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
時要即支用京西有汧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
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牧放臣近尋訪是長安
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
里與苑廐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
視事皆虛妄延齡既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

價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
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
繁官負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
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
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
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自有本分錢
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
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
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
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禮賓諸
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倘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膳宮
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
庖厨者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
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惣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

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母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許而言之翻

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于上歟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在見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廢罔上無畏示人不慙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

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則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須列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為天子取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羣兇師旅繁興徵求濫廣權筭并侵剥下無聊生是以

涇原叛徒乘人恣怨白晝犯闕都邑吐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浚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此於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奔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洳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打破雙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
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
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蠱賊內興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
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
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
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
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
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
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
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
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
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
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末圖爲

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後日新盛德之言豈宜
更縱儉邪復行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
墮其奸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
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濟哲
之名皇甫聚樗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
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大下不委罪於兵而委
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
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
多順聖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
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
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
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有幾陛下誠
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

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扈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覩陛下致興復之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請雖已頻煩天聽上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欵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充鈺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畋于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群情後數日

上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厩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即時迴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鈺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爲之詞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之辭且於欵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寃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常爲陸贄所黜故也及崔元勾覆錢穀又無交涉延齡旣銳意以苛刻剥下附上爲功每奏對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罵毀詆朝臣班行爲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

已冊贈太子少保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六代祖毓西魏陽太守後周封郿城公渠牟少
惠悟涉覽經史初為道士復為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秘書
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
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
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游說捷口水注上謂其
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秘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
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
同輩始注目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書漏率
下二三刻為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語款狎往往外聞渠
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
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
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奸欺多端其傷

國體乃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填委
茅山處士崔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術
進不後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剝蹄其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
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
謚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暉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
江淮都統李岍辟為幕府累轉工部郎中為長安縣令職事修理歷
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
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北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
設軍人皆悅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為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運擾攘之中徵
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復之際頗有力焉貞元中蝗
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開府官

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慮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其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為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嗣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賊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末以妾衛氏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被其禮人士咄詰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玄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為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為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各自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為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為尹京恃寵強悛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

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歛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為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伍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史殺當時言者曰瞽瞍箴諫取其詆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也設謗木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從者實怒奏播為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轢公卿百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警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科目與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

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剝割倍斂聚錢三十萬買胥吏無犯者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入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率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波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為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儒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借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

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十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即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為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既為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曰不敢負約為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既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

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

唐傳八十五
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
補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
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
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
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
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
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華韓泰陳諫柳宗元
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鎮侯伯
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
深居施簾帷闔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惟中可
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
臺門居于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
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
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

韓華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儼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及
文職時每言錢穀為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
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為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
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
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
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
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為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于外朝愚智同曰城
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
矣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
故將范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
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
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
還無幾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

李忠言俱文珍劉光奇等中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來盡
 心戮力為國家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
 此職百謗斯至誰肯助之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曰羊士諤
 非毀叔文欲杖殺之而一誣懦而不遂叔文生平不識劉關乃以
 此意求領三川關門相于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已令
 州一利除害以為已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叔
 文未欲立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羣臣中外請立太子既而詔下
 立廣陵上為太子天下皆悅叔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
 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
 歔欷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伾
 杭州人始為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
 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闕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
 無大志兒寢陋吳語素為太子之所褻狎而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

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
 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受王叔文
 主決斷韋執誼為文誥劉禹錫陳諫韓晔韓泰柳宗元房茂凌準等
 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
 下盛珍玩賂遺歲時不絕室中為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
 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
 伾也伾僉言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
 文敗歸時溫實為皇太子侍讀尋卒伾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晔饒
 州司馬柳宗元柳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相
 州司馬凌準柳州司馬程異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華字知
 微之幼子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尚書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
 刺史并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叔文敗已
 出為河中少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轉通州卒凌準貞元二
 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

學士轉貞外郎坐叔文貶連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為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為任叔文之所重坐貶自虔州司馬

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柳宗元劉禹錫自有傳程昇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為賓佐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子院判官後時王叔文用事由逕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引

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柳州司馬元和初鹽鐵使李巽薦昇曉達錢穀請舉城錄用擢為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伍道兩稅使昇自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鏟革入為太府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淮西用兵國用不足昇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

則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者以昇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寮人情大為不可昇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昇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昇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謚曰恭昇性廉約歿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鏞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游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奸吏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淮西切於饋運鏞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御史大夫十二年與鹽鐵使程昇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鏞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取無識亦相嗤謂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亦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

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皋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况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為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則街衢市肆相與咲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堂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敷哲文明唯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鏞自掌以賊事割剝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

勸誠或為奏論庶事之中抑令通濟此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喻直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為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奸邪之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知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鏞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

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繼既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昇鑄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鑄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勅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事方罷時丙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鑄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穀繒綵觸風斷裂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鑄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鑄益無

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鑄心嫉之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爲搢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鑄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羣爲湖南觀察使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叶爲奸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鑄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在東宮備聞鑄之奸邪及居諫閣聽政之日詔皇甫鏐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徇公既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奸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寬典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鑿方不精藥術皆妄旣延禍疊俱是奸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

北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泌本日楊仁力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奸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鏗因徵入禁中自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為天台長史因以求之起徒步為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鏗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可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為絀逆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載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為金白衣授號縣令初柳泌繫京北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炙灼之瘡痕決身而已鏗卒於貶所鏗弟鏗端

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從事入為殿中侍御史諫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時鏗為宰相領度支為鏗殊異鏗惡其太盛每弟兄讌語即極言之鏗頗不悅乃求為分司除右庶子及鏗獲罪朝廷素知鏗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為國子祭酒以太子賓客秘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分司卒年四十九鏗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上四篇

史臣曰奸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不泣下竊矜其守正効忠為宗杜大計非端士益友安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為人主也忠良不用讒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詛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斟酌萬機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韋武雄材睿圖翦削厲階泊逐群度而相異鏗蓋季年之妖惑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鑄字善為國蠹蟲豸注獻替嫉惡如風
天職匪謀吾道斯窮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六

竇叅 從子申附

齊映

劉滋 族弟贊附

盧邁

崔損

齊抗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竇叅字時中工部尚書誕之玄孫父審言聞喜尉以叅貴贈吏部尚
書叅習法令通政術性矜嚴強直而果斷少以門蔭累官至萬年尉
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叅代之會獄囚亡走京兆尹按
直簿將奏叅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叅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
人多我之累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
年為人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
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子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
杖殺之一縣畏伏轉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游驕

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叅正辭讓之少游悔懼促詣叅叅不俟濟江還奏合旨時婺州刺史鄧侑坐贓八千貫侑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贓詔百察於尚書省雜議多希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徵贓明年除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彝獄時彝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為得罪者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叅竟白彝無罪彝實能吏後累佐曹王臯以正直強幹擢叅轉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論天下事又與執政多異同上深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頗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然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為司直黨其官故給俸多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昇遂移詹事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為有識所嗤尋兼戶部侍郎時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叅曰此為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是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亦戲荅以遣之故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子正儀請襲

封叅大署尚書省門曰陳少游位兼將相之崇節變艱危之際若上舍垢未能發明愚子何心輒求傳襲正儀懼不敢求封而去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為大將軍所誣奏稱華謀反有右龍武將軍李建王前陷吐蕃久之自拔為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叅悉理出之由是人皆屬望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每宰相間日於延英召對諸相皆出叅必居後久之以度支為辭實專大政叅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為耳目四方藩帥皆畏懼之李納既憚叅饋遺畢至外示敬叅實陰間之上所親信多非毀叅實申又與吳通玄通犯事覺叅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叅郴州別駕貞元八年四月也叅至郴州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叅絹五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遂具以聞又中使逢士寧使於路亦奏其事德宗大怒欲殺叅宰相陸贄曰實叅與臣無分因事報怨人之常情然臣叅宰衡合存公體以叅罪犯置之於死恐用刑大過於此且止尋又遣中使謂贄等曰卿等所

奏於大體雖好然此人交結中外其意難測朕尋情狀其事灼然又
竇叅在彼與諸戎帥交通杜稷事重卿等速進文書處分贄奏曰臣
面示以杜稷為憂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
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叅常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
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
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
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受貨財引縱親黨此
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
知臣等親奉天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
流何由備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
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亦無分陛下固
以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
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乃再貶為驩州司馬男景伯配泉州女
尼首如隸郴州其財物婢妾傳送京師叅時為左右中官深怒誘沮

不已未至驩州賜死於邕州武經鎮時年六十

竇申者叅之族子累遷至京兆少尹轉給事中叅特愛之每議除授
多訪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喜鵲德宗頗聞
其事數誡叅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掩物議叅曰臣無
彊子姪申雖踈屬臣素親之不忍遠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
如衆人何叅固如前對申亦不悛兵部侍郎陸贄與叅有隙吳通微
弟兄與贄同在翰林俱承德宗顧遇亦爭寵不協金吾大將軍嗣虢
王則之與申及通微通玄善遂相與傾贄考貢舉言贄考貢不實吳
通玄取宗室女為外婦德宗知其毀贄且今察視具得其奸狀乃貶
則之為昭州司馬吳通玄為泉州司馬竇申為道州司馬不旬日貶
叅郴州別駕即日以陸贄為宰相明年竇叅再貶驩州德宗謂陸贄
曰竇申竇叅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細微不比竇叅便宜
商量處置所有親密並發遣於遠惡處贄奏曰竇叅罪犯誠合誅夷
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

仁煦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實申竇榮李則之
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從
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
示區分足彰沮勸竇榮與參雖非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
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
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庶允從輕
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能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
立不群竇榮久塵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
或序以中表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常七八若聽流
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榮罷黜殆欲周星
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臣等商量除與
竇榮陰謀邪事外一切不問詔從之由是申等得配流嶺南既賜參
死乃杖殺申諸竇皆貶榮得免死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圯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第
應博學宏辭授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辟為掌書記累授
監察御史彰疾甚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
建歸京師彰皆從之因妻以女彰卒後兵亂映脫身歸東都河陽三
城使馬燧辟為判官奏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為宰相薦之遷刑
部員外郎會張鎰出鎮鳳翔奏為判官映口辯頗更軍事數以論奏
合旨尋轉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德宗在奉天鳳翔逼於賊此鎰儒
緩不曉兵家事部將有李楚琳者慄悍兇暴軍中畏之乘間將謀亂
先數日映與同列齊抗覺其謀乃言於鎰請早圖之鎰不從映言乃
示其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殺鎰
以應泚軍中多為映指道故得免因赴奉天行在除御史中丞興元
初從幸梁州每過險映常執轡會御馬遽駭奔跳頗甚帝懼傷映令
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其故曰馬奔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
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獎無已在梁州拜給事中映白哲長

大言音高朗上自山南還京常令映侍左右或令前馬至城邑州鎮
俾映宣詔今帝益親信之其年冬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與
左散騎常侍劉滋給事中崔造同拜平章事滋以端默雅重寡言映
譏美言悅下無所是非政事多決於造無幾造疾病映當國政乘間
亦敢言事時吐蕃數入寇人情搖動且言帝欲行幸避狄映奏曰戎
狄亂華臣之罪也今人情恟懼謂陛下理裝具糗糧臣聞大福不再
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俯伏流涕上亦為之感動時給事中袁高
忤旨映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映於東都舉進士及宏詞時張延賞
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厚映及映為相延賞罷相為左僕射數畫時事
令映行之及為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
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又改共
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映常以頃為相輔無大過而罷其復入用乃
倍敏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餅高者五尺餘李兼為江
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為餅高八尺者以獻

貞元十一年七月卒時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

劉滋字公茂左散騎常侍子玄之孫父貺開元初為左拾遺父子仍
代為史官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一十卷以獻玄宗嘉之滋少以
門陰調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吏部侍郎楊綰薦滋堪為諫官拜左

補闕

改太常卿復為左補闕

尹李廙署奏功曹參軍無幾丁母喪服

除遷屯田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司

勳郎中累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禮儀興元元年改吏

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

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貞元三年遷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廉謹

長慎而已三年正月守本官罷知政事四年復為吏部侍郎六年遷

吏部尚書竇參以宰相為吏部尚書換刑部尚書無何御史臺劾奏

滋前在吏部選人渝濫詔奪金紫階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

嫉惡掌選多所發擿更代詐偽者尤畏之十年十月卒時年六十六

贈陝州大都督既從兄贊大曆中左散騎常侍彙之子少以資蔭補
吏累授鄆縣丞宰相杜鴻漸自劔南還朝途出於鄆贊儲供精辦鴻
漸判官楊炎以贊名儒之子薦之累授侍御史浙江觀察判官楊炎
作相擢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人拮拾榛藜間猛獸將噬之
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宣歙觀察使韓滉表其異行加金
紫之服再遷常州刺史韓滉入相分舊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贊在宣州十餘年贊祖子玄
開元朝一代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強猛立威官吏
畏之重足一迹宣為天下沃饒贊久為廉察厚歛殖貨務貢奉以希
恩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貞元十二
年卒時年七十贈吏部尚書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少以孝友謹厚稱深為叔舅崔祐甫所親重兩
經及第歷太子正字藍田尉以書判拔萃授河南主簿充集賢校理
朝臣薦其文行遷右補闕侍御史刑部吏部員外郎邁以叔父兄弟

姊妹悉在江介屬蝗蟲歲飢懇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入為
司門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累上表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屬校定考
課邁固讓以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敢當上考時人重之遷尚書右
丞將作監元巨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為
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邁奏狀曰臣按禮記大夫士將祭
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之喪致齋有
周親喪齋中疾病即還家不奉祭事皆無忌日不受誓誠之文雖假
寧令忌日給假一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今直以假寧常式
而違攝祭新命酌其輕重誓誠則祀事之嚴校其禮式忌日乃尋常
之制詳求典據事緣薦獻不宜以忌日為辭由是巨坐罰俸邁九年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政決在陸贄趙
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愛恭儉邁從父弟迥為劔南西
川判官卒於成都歸葬於洛陽路由京師邁奏請至城東哭於其柩
許之近代宰臣多自以為崇重三服之親或不過從而弔臨而邁獨

振薄俗請臨第喪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邁於政事堂中風肩輿而歸上表請罷官不許詔宰臣就第問疾自是凡五上表堅乞骸骨詔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疹歲月滋久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難奪且備養賢之禮宜遂優閒之秩告免之誠雖為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憮然乃除太子賓客貞元十四年卒時年六十贈太子太傅賻以布帛邁再娶無子以從父弟子紀為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歷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舅王翊為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顛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

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為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蕪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創異久遠使人又為移改舊制恐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遷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為八陵修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幕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二百匹以為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柩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為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歲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齊抗字遐舉天寶中平陽太守濟之孫父朝一命卑官卒以抗貴累
贈國子祭酒抗少隱會稽剡中讀書爲文長於牋奏大曆中壽州刺
史張鎰辟爲判官明閑吏事敏於文學鎰甚重之建中初鎰爲江西
觀察使抗亦隨在幕府三年鎰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鎮鳳翔奏抗
爲監察御史仍爲賓佐幕中籌畫多出於抗德宗在奉天鎰爲李楚
琳所害抗奔赴行在拜侍御史旬日改戶部員外郎宰相蕭復爲江
淮宣慰使以抗爲判官德宗還京大盜之後天下旱蝗國用盡竭鹽
鐵轉運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
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遷諫議大夫歷處州刺史轉
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給事中又爲河南尹歷秘書監
太常卿代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
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寔
以爲例抗乃奏曰吏部尚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
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

奏也故事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抗
亦奏罷之尋奏省諸州府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
中書省驅使官及諸胥吏尋加修國史抗雖讀書無遠智大略凡爲
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薄其隘刻遇疾上表請罷改太子賓客
竟不任朝謝貞元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又賜其家絹
二百匹

史臣曰竇參朋黨不顧君上之誠斯爲悖矣齊映曲貢希用甚謬而
愛君莅事往往有長者之言滋邁家行修謹臨事可稱器雖齷齪無
廢爲君子矣而損抗之比夫何足云遽汗台槐蓋時主之容易耳
賢曰物之同器貴於私通竇阿齊佞偏諛斯同滋邁之行可以飾躬
康濟蒸民胡爲厥中

列傳卷第八十七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徐浩

趙洧子博宣劉太真

李紆

邵說

于邵

崔元翰

于公異

呂渭子温恭

鄭雲逵

李益

李賀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官至洛州刺史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

文學為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

遺仍為校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在幕府政監察御史丁父憂服

除授京兆司錄以母憂去職數年調授河南司錄歷河陽令以善政

稱拜太子司議郎遷金部員外郎歷憲部郎中安祿山反出為襄陽

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

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

右丞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叅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為比除國子

祭酒坐事貶廬州長史代宗徵拜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尋遷工部侍郎嶺南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又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坐以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彈坐貶別駕德宗即位徵拜彭王傳建中三年以疾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初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侯莫陳氏頗干政事爲時論所貶

姚洎冀州人也幼有文學天寶初舉進士補郾城尉累授監察御史右司員外郎河南副元帥王緒奏充判官授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常少卿出爲衢州刺史永泰初洎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烧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洎爲巡使俾令即訊洎周歷墺囿按摭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洎之寃理詳經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洎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洎乎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何知吏部選扈從梁州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尚書

子博宣登進士第文章俊拔性率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事霍進之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朝廷方討淮蔡環誣奏博宣受吳少誠賂爲反間又妄說國家休咎扇惑軍情時博宣權知舞陽縣事詔令環決杖四十流於康州人皆以爲枉先是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奏南史以爲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解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鞠將行並召於延英謂之曰卿等必須詳審無令漏罪銜寬三人將退裴解獨留奏曰臣按姚驥奏狀稱南史取廳吏紙筆錢計贓六十餘貫雖於公法有違量事且非巨蠹上曰此事亦未爲甚未知燒鉛何如解曰燒鉛爲丹格令不禁準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不許私家買賣貨易蓋防私鑄錢本亦不言燒鉛爲丹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伏以陛下自

登寶位及天寶大曆以來未曾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非唯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於非法朝廷止令大理評事往按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使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犯贓二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亾就推令姚驥所奏事狀無多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須三司並行爲使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乃復召楚相正儀與澥俱坐謂之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適見裴澥所奏深協事宜亦不用三人揔去但行首一人行可也卿等便宜付宰臣改勅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皆此類也而博宣南史坐誣枉擯逐賴裴澥悟主南史不至深罪後得召還

劉太真宣州人涉學善屬文少師事詞人蕭穎士天寶末舉進士大歷中爲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堂書記徵拜起居郎累歷臺閣自中書舍人轉工部刑部二侍郎性怯懦詭隨及轉禮部侍郎掌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叙少遊勲績擬之相文大招物論貞元

五年貶信州刺史到州尋卒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稱其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命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昭陽宴曲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錫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群寮頃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感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早衣對廷燎躬化勤意誠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舒金英乾坤爽氣澄書室殿秋光清朝野慶幸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誠良士同斯情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今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捨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紆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初朱泚懷光之亂關輔荐饑貞元三年已後仍歲豐稔人始復生人

之樂德宗詔曰比者卿士內外朝夕公務今方隅無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寮擇勝地追賞每節宰相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賜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制

李紆字仲舒禮部侍郎希言之子少有文學天寶末拜秘書省校書郎大曆初吏部侍郎李暉薦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尋自虢州刺史徵拜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爲同州刺史尋棄州詣梁州行在拜兵部侍郎反正兼知選事李懷光誅河東節度及諸軍會河中詔往宣勞節度使還敷奏合旨拜禮部侍郎紆通達善詼諧好樂後進厚自奉養鮮華輿馬以放達蘊藉樞雖爲大官而佚遊佐宴不嘗自忘嘗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云準開元十九年敕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太常卿及少卿丞充三獻官又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至上元年敕

贈太公爲武成王享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官每御置祝板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即漢之少傅聖朝列於祀典已極尊崇今屈禮於至尊施敬于臣理或過當神何敢歆伏以文宣肅教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生人已來一人而已由是正素王之位加先聖之名樂用宮縣獻差太尉尊師崇道雅合政經且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宜擬諸盛德均其殊禮其祝文請不進署敢昭告請改爲敬祭于其昭告請改爲致祭于留侯其獻官請準舊式差太常卿已下充詔百寮進議文武官上言互有異同詔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文化武功皇王之一柄祀禮敬國章孔明自今宜上將軍已下充獻官餘依紆所奏紆又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其衆卒于官年六十二貞元八年贈禮部尚書

邵說相州安陽人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歷事思明朝義常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於軍前郭子儀愛其才留於幕下累授長安令秘書

少監遷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金吾將軍裴做謂諫議大夫柳載日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三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得色其能久乎建中三年嚴鄴得罪說與鄧厚善勸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上知之貶說歸州刺史竟卒于貶所

下邳字相門其先家于代今爲京兆萬年人曾祖筠戶部尚書邵天寶末進士登科書判超絕授崇文館校書郎累歷使府入爲起居郎再遷比部郎中尚二十考第於吏部以當稱無何出爲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圍州掠衆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悉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

崔寧請留爲支度副使尋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再遷禮部侍郎史館修撰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頃之與御史中丞袁高給事中蔣鎮雜理左丞薛邕詔獄邵以爲邕犯在赦前奏出之失旨貶桂州長史貞元初除原王傳後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睦八年出爲杭州刺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移江州別駕卒年八十一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常舉賢良方正邵一見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詔今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爲乙第在中書覆昇甲科其當有集四十卷

崔元翰者博陵人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叅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

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畧無阿徇忤執政言故掌誥二
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
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
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爲時所擯終于散位

千公異者吳人登進士第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異招討
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
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兒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
咽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千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公異初
應進士時與舉人陸贄不協至是贄爲翰林學士聞上稱與尤不悅
時議者言之公異少時不爲後母所容自遊宦成名不歸鄉里及貞
元中陸贄爲宰相奏公異無素行黜之詔曰祠部員外郎千公異頃
以才名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
置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
感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

至是平宜於歸田里俾自循省其舉公異官尚書左丞盧邁宜奪奉
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薦監察御史元敦義及覩公異譴逐懼爲所
累乃上疏首陳敦義虧於禮教詔嘉郢之知過俾敦義罷歸公異竟
名位不振輾軻而卒人士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越州刺史浙江東道節度使渭舉進士
累授婺州永康令大理評事浙西觀察使李涵辟爲支使再遷殿中
侍御史涵自御史大夫改太子少傅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涵爲少
傅恐乖朝典由是特授渭司門員外郎尋爲御史臺劾奏涵再任少
卿此時都不言今爲少傅疑以散慢迺爲不可由是貶渭歙州司馬
改涵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渭累授舒州刺史吏部員外駕部郎
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母憂罷服闋授太子右庶子禮部侍郎中書省
有柳樹建中末枯死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後其樹再榮人謂之瑞柳
渭試進士取瑞柳爲賦題上聞而嘉之渭又結附裴延齡之子操舉
進士文詞非公渭擢之登第爲正人嗤鄙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

出爲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甚類
粹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子温恭儉讓
温字化光貞元末登進士第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善順宗在東宮侍
書王叔文勸太子招納時之英俊以自輔温與執誼尤爲叔文所睠
起家再命拜左拾遺二十年冬副工部侍郎張薦爲入吐蕃使行至
鳳翔轉侍御史賜緋袍牙笏明年德宗晏駕順宗即位張薦卒於青
海吐蕃以中國喪禍留温經年時王叔文用事故與温同遊東宮者
皆不次任用温在蕃中悲歎久之元和元年使還轉戶部員外郎時
柳宗元等九人坐叔文貶逐唯温以奉使免温天才俊拔文彩瞻逸
爲時流柳宗元劉禹錫所稱然性多險詐好奇近利與竇群羊士譔
趣尚相狎群爲常夏卿所薦自處士不數年至御史中丞李吉甫尤
奇待之三年吉甫爲中官所惡將出鎮揚州温欲乘其有間傾之温
自司封員外郎轉刑部郎中竇群請爲知雜吉甫以疾在第召監察人
陳登診視夜宿于安邑里第温伺知之詰旦令吏捕登鞫問之又奏

劾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面訊其事皆虛乃貶群爲湖南觀
察使羊士譔資州刺史温均州刺史朝議以所責太輕群再貶黔南
州貶道州刺史五年轉衡州秩滿歸京不得意發疾卒温文體富艷
有丘明班固之風所著凌烟閣功臣銘張始興書贊移博士書頗爲
文士所賞有文集十卷恭儉皆至侍御史讓至太子右庶子皆有美
言自後吉甫再入中書長慶已後李德裕黨盛呂氏諸子無至達官

云達陽人大曆初舉進士性果誕敢言客遊兩河以畫于于朱
泚泚悅乃表爲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仍以弟滔女妻之泚
將入覲先令雲達入奏及泚至京以事怒雲達奏貶莫州參軍滔代
泚後請爲判官滔助田悅爲逆雲達論之不從遂棄妻子馳歸長安
帝嘉其來留於客省超拜諫議大夫奉天之難雲達奔赴行在李晟
以爲行軍司馬戎畧多以咨之歷秘書少監給事中尋拜大理卿遷
刑部員外郎遷御史中丞充順宗山陵橋道置頓使雲達初爲

朱泚判官常忤同幕蔡庭王庭王自泚黜為莫州錄事參軍滔復奏
為判官因深構庭王於滔滔為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庭王又輒墮之
又有判官朱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庭王常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
不可付以兵權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逵數激怒之滔乃抗表
論庭王等離間骨肉及滔叛帝乃召泚以表示之故歸罪於庭王等
以悅滔滔亦終叛三年雲逵奏其弟有前太僕丞方逵受性兇悖不
知君親衆惡備身訓教莫及結聚兇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昉杖
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於
常言其臣亡父先臣名親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
謂節度及州縣乞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冒
死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令京兆府錮身遞送黔州付李模於僻遠
州驅使勿許東西雲逵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
尹五年五月卒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

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
早行篇好事者盡為屏幃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
天下以為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
灰扁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痴為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
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常與濟詩而有
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北召還用為秘書少監集賢
殿學士自負才地所多凌忽為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
秩俄復用為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
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
諱辨賀竟不就試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
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
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求秦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洵諸公可謂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七
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侈失於于公異呂渭李益
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本于厥聲遠聞邵于口鄭其名久存半
乏全德愧于後人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八

趙憬 韋倫 賈魴 姜公輔

劉 昫 等脩

隗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趙憬字退翁天水西人也總章中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仁本之
曾孫祖誼歷左司郎中父道先洪州錄事參軍憬少好學志行脩潔
不求聞達寶歷中玄宗肅宗梓宮未祔有司議山陵制度時西蕃入
寇天下飢饉憬以褐衣上疏宜遵儉制時人稱之後連為州從事試
江夏尉累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居母憂
哀毀幾絕服除建中初擢授水部員外郎未拜會湖南觀察使李丞
請為副使檢校工部郎中充職歲餘丞卒遂知留後事尋授潭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仍賜金紫居二歲受代歸京師闔門靜
居不與人交久之特召對於別殿憬多學問有辭辯敷奏稱旨上悅
拜給事中貞元四年迴紇請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討

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
資緡繫著中市馬迴以窺利憬一無所市人嘆美之使還遷尚書左
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實參爲宰相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上不
從八年四月竇叅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爲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歛寬刑罰
對揚之際必以此爲言乃獻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
承德音未嘗不求賢爲切至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
之知人之鑒漸積歲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恙叅
慮闕遺頃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
尚加委任自此忌省報効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
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睿覽
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
顛丹陛仰對宸嚴謇訥易窮處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
害未宣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

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恩造
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沉痾是以勤勤懇懇切於愚誠也臣聞貞
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
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閑宴時賜省覽其大指議臣
則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
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
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
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
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
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其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
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五文武任用資序遞遷
要官本以材行闕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
閑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負務育
材用大厦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

議中外考深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異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滯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通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通知又訪於衆人衆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亦盡爲愛憎也若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主橫議由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採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固不可

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事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宜久滯上優詔荅之時吏部侍郎杜黃裳爲中貴說譖及他過犯御史中丞穆贇京兆少尹韋武萬年縣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裴延齡構陷將加斥逐憬保護救解之故多從輕貶初憬廉察湖南令狐峘崔儼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儼又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憬每以正道制之峘微密遣人數憬罪狀毀之於朝及憬爲相拔儼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先貶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已任纔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病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裴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誣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時宰相賈耽盧邁與憬三人十二年

春正月耽邁皆有假故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記何事
憬對曰古者左史記言人君動止有實言隨即記錄起居注是也國
朝末微中起居唯得對仗丞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唯編
制勅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謨訓若不
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璿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
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起居無何憬卒時政記亦不行憬
特承恩顧性清儉雖爲宰輔居第僕使類貧士大夫之家所得俸入
先置私廟而竟不立第舍田產其年八月遇暴疾信宿而卒時年六
十一子元亮進憬遺表草曰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
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
卯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
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
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德宗尤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

太子太傅賻布五百端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元冊吊使元亮
官至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卒次子全亮官至侍御史桂管防禦
判官元亮兄宣亮弟承亮皆以門蔭授官

韋倫開元天寶中朔方節度使光乘之子少以蔭累授藍田縣尉以
吏事勤恪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
徵諸州縣農人令鑄錢農夫旣非本色工匠被所由抑令就役多遭
錘罰人不聊生倫白國忠曰鑄錢須得本色人今抑百姓農人爲之
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市估價募工曉者爲之由是役使減
少而益鑄錢之數天寶末宮內土木之功無虛日內作人吏因緣爲
姦倫乃躬親閱視省費減倍改太理評事會安祿山反車駕幸蜀拜
倫監察御史劾南節度行軍司馬兼充置頓使判官尋改屯田負外
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號爲難理倫清儉率身
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竟遭中官毀譖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
陷賊漕運路絕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有理能拜商州刺史充荆襄等

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聚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盱食倫乃調發兵甲駐鄧州界兇黨有來降者必厚加接待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散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不失墜荆襄二州平詔除崔光遠爲襄州節度使徵倫爲尉衛鄉旬日又以本官兼寧州刺史招討處置等使尋又兼隴州刺史乾元三年襄州大將張瑾殺節度使史翹作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旣爲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倫受命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時吐蕃党項歲歲入寇邊將奔命不暇倫至秦州屢與虜戰兵寡無援頻致敗屺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代宗即位起爲忠州刺史歷台饒二州以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連柳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虔州司

馬隨州司戶隨州司馬遇赦旅寓於洪州十數年德宗即位選堪使絕域者徵倫拜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通和吐蕃使倫至蕃中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威德遠振蕃人大悅替普入獻方物使還還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再入吐蕃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數上疏言之又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師之亂駕幸奉天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強諧啓沃使天下至於此仍爲尚書天下何由致理聞者敬憚之從駕梁州還京又欲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歎以年踰七十表請休官改太子少師致仕封郢國公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上言曰楚琳兇逆忠誠審戎醜類不合廁列清班又表請置義倉以防水旱擇賢良任之左右又言吐蕃必無信約專須防備不可輕易上每善遇之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卒時年八十三贈楊州

都督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疏論時政授絳州正平尉從事河東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改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績茂異入爲鴻臚卿時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耽仍領其使大曆十四年十一月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刺史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三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移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於行在澤旣復命方大安諸將有急謀至言澤代耽爲節度使而召耽爲工部尚書耽得牒內懷中密欵不敢容及散召樊澤以詔授之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耽今卽上路因告將吏使謂澤牙將張獻甫曰天子巡幸山南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敢自圖節鉞潛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盡軍中皆不伏請殺樊澤耽曰公是何言歟天子有命卽爲節度使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

年以本官爲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節度使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曰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命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九年徵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

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盡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右地控帶朔隋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釐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慙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厩馬一匹銀綵百匹銀筓盤各一至十七季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基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收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

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關隴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問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風略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生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單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嶺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賚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騮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彝倫攸叙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郡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

叨榮非據鴻私莫谷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
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
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藜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
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
征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績宇宙雖廣舒之不盈
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
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
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
改入康居凡諸踈舛悉從釐正隴西十道志以初之中遠東樂浪
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地遠西戎邊累經侵盜故墟日
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搜補遺蹟六年周禮職方以淄時
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
闕疑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
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鄼侯之圖書方

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著
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箱二馬一匹進封魏國公順
宗即位檢校司空守左僕射知政事如故時王叔文用事政出群小
耽惡其亂政屢移病乞骸不許耽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
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以律
人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愠色
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永貞元年十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四日
册贈太傅諡曰元靖

安公輔不知何許人登進士第爲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左拾遺
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
爲補後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叅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
事德宗多從之建中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德宗蒼黃首苑北便門
出幸公輔馬前諫曰朱泚嘗爲涇原帥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奪兵
柄泚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鑾駕忽群兇立之必貽國

忠臣頃曾陳奏陛下苟不能坦懷待之則殺之養獸自貽其患悔且
嗚益德宗曰已無及矣從幸至奉天拜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從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上之長女昭德
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
及薨上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
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
曰唐安天亡不欲於此為塋壠宜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
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各
朕比擢拔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
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
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
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
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常
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用

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實直取名據此用
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所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
為左庶子尋丁母憂服闋授右庶子久之不遷洎陸贄知政事以有
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彬州竇相言為公奏
數矣上言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為道士久之
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洩贄便以叅言為對帝怒貶
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賚詔責竇叅順宗即位起為吉州刺史
尋卒憲宗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賈魏公以溫克長者致位丞相拒獻甫之請敗李納之郊則
器略可知矣韋郢公慷慨節義困於讒邪命矣夫趙丞相區分於茲
求為雅士以爭權而陷陸贄則前時以德報怨其可信乎公輔一言
悟主驟及台司一言不合禮遽疏薄則加膝墜泉之間君道可知矣
贊曰元請訐謨真謂純儒手調鼎飪心運地圖姜躁趙險並躍天衢
哀哉韋公終困讒夫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九

陸贄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偁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大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

之後莫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愾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上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群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德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帝或稱王但一字

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冽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蕃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貞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益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才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訛曰貨恃而入必恃而出豈其功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

儉約斥遠貪饗雖內庫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做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舛望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誣誣頗令思亂之情亦有均忠之意是知眚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感傾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自息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吝財力不私其功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嚴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息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足而方顯軍情留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有異怡然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兄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德恩及遐差爲至

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摠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覆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雖慮有番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公去事亦無妨要言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

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移軍事由其手
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
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移軍情許及於此仍言
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
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
奉使諭言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弁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
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
成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郾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
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嘗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
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
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群帥異
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
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

互防飛謗欲戰則透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費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
全强者惡積而後云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下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
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
兆况平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
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
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
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言密使
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
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
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
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
相制徒長厲階折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
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

就東則足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
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
日移幸山南贄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
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謚歸款
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
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繞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贄諫
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敦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
內急宣速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
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
逆誘脅之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
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心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
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
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
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

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貞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
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
具錄先散失官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
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
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
相賀懲忿釋怨煦仁載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
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
臣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闈失
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
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疇重
戰傷殘之卒皆忍死疾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
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
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
尚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

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繫有徒但恐傷多豈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王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妃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宇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畏懼必多餘孽尚繫群情未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贅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鑑知得居內職及鑑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遠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贄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見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

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牟氏在江東上遣中使
迎至京師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高山豐樂寺藩鎮賻
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
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
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
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叅素忌贊贊亦短叅之
所爲言叅黷貨繇是與叅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
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
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絕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
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叅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
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已
任上即位之初用揚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
騰贊與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
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

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
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審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
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
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
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自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
宮舉人纔至十數或罪臺省舊吏則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
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
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
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亦委
任責成之道聽嘉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
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
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
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
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

不能終聖朝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為小人者不必悉
懷險波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固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
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
非心者平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諮
諸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
易明敷為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
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
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
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諮識踵前須訪
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懅若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
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
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
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
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間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
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
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
落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
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
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宏羅私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
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
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
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
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逾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
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
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相互相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
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

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
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
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實虛不校所試
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
道失其端一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
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
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偽難辨吏緣爲奸
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官自爲三分計
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之賢與賈孰虛滿越
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謂善例宰相當自秉筆
決事毋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宰相者以慮之又以河隴陷蕃
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故
往來疲於成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打虜戰賊多有敗
將各月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

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
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
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
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
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
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季可積十萬
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等量度備採擇
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
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
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
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
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
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代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
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

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紆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二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

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遇孔戢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馘

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阯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未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覬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艸爲邑居以討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

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戍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刻不鬪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入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
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然守封未固寇戎未
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
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
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
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鍊其兵鍊兵之中
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
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
所爲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
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
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爲鎮守之兵
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
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

而不遠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背其所不能禁其非
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整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
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施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
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
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
更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
欲求庸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
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
慘日與豺狼而鄰伍以戰鬪爲嬉遊畫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
日有驚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
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且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
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
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

爾駭將異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
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
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徼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
常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希路東潰情志且爾得
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擢遠
近之心其弊豈爲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
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
亂災之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
固非良莫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
場入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
地精兵秣備紀綱遂令其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乃勢不
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
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輓之所以行車銜勒
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
不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
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
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
功讎慮無功者及例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
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
華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
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爲
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
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
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
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垢未嘗窮究曲直措理
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

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鹽稅酒之利撓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衍機會靡衍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冗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母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真無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

其安危明申練數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用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快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福貴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馬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

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平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闔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

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問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省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畱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穡夫樵婦整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擄獲而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掇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矣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

季才通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在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而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二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

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則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叅旣貶彬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叅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叅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叅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叅語得之於贄云叅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

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奸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漕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贄與張浚李元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人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叅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其寵待如此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王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

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至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為贊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徇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贊者贊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為長者後有薛延者代吉甫為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薛舉累上表請以贊代已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

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辭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扶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大夫贊及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

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贊足
珥筆之列調餽之地欲以片心除眾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
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
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猶
子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曰雖
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九